**河南支教**

**1**

大四最后一个寒假，刚

考完期末，我们一行人便匆匆把自己

塞进面包车，前往洛阳市伊川县

白元镇省源头中心小学

支教。终于，没了波光

提点韶光，柳枝搭筑的幻想纵深，也还能

顶住一路的晃动，但下车时，你还是发现，

过去突然已满是缺口。

时间过于正直，总要揭穿我们同世界

暗中达成的信任，唯一可靠的，此刻，

似乎只有直白的农村粗重的午后，无人的

小学校舍。放好行李，我们继续准备

第二天的课程，三国、诗经、小游戏、有趣的

人生经历。同时，我们也捏住穿梭的生涩，

给自己放好一个伏笔。就像与善变的季节

过一次招，最后，多半是树叶落下

坐车回家，但你无心间折下的

会是什么，没人清楚。或许，

你会遇见一颗晶莹的粗米馒头，至于它

究竟搁在哪里，你还不知道。

**2**

这里冬天燥冷，村中

不设暖气。凉水管插在零下，僵冻如

厚皮树褪去脂肪余下的一根

瘦筋骨。坐进通风的教室，你的不堪

便露骨得你甚至担心会

对世界太冷落。不过还好，小同学们

都不怕冷，或许，上帝的制物图纸上，天使

全都很防寒。他们有时憋红了脸，用小手

拽住你，愿意同你，向随机的某处方位

一同奔跑。就是这样，我们的路线途经

教学楼和花台，穿过了分沓的记忆噪声中

最干净的一块地。后来又冲上泥烂的土路，

黑圆点爬上小鞋，但他们的嬉笑

更加神秘，像一记轻盈的拳头被送出，

铁一般击向成长的软肋。有时，他们把原地转圈

当历险，但若较劲，似乎还真能削掉一路的

野岭溪壑。就像最后，跑过校门的水池时，我发现，

他们就算跑到宇宙的深渊面前，命运

也只能乖巧地让出一条路。甚至就算跑到

命运也找不到路的地方，

生命的真相似乎也已呼之欲出。

**3**

乡间水泥小路上，驶过

一辆运煤卡车，掀起一阵还未堕落的

田野牛粪味。这是在省源头支教的

第四天，晚饭后，我们一行人

在村头小路上散步。显然，

用不着走到天边，仅仅是走进

北方小农村存在着的傍晚，就胜过你预想的

所有答案。即使，有时也会狭窄到被迫

伪造答案，寄身假象的你，

也已足够幸运，事实上，一群人的确能做许多

一个人做不了的事。比如，

在进村的路上，扯开嗓子唱流行歌，

全然不顾是否吓坏了村里

正在吃奶的小孩。再往前走，竟然有

锣鼓声，今天其实是小年，小年有时

大于大年，正如一盘细碎的小块年糕，有时会让

斑斓的满桌鱼虾失色。然而，接近时，鼓膜完好，

耳膜已快砸出大洞。在乡野与霓虹的岔路口，

我暗自吃惊，我本以为，就算你拼尽

全部轮回的力量，也绝不可能凿开人生中

莽苍的关山。但现在，即便还差一些，

至少你击碎了我的无奈。

**4**

这是省源头支教的第五日，再过一天

就闭营了。到时候，每班都有汇报表演。

其实，总共只有四个班，每班也就

二三十人。而演出，只是楼前一根不直的白粉线，

把观众和舞台分为两半。轻易得任何人

都能随手涂去，但最坚硬的界限，

也不过渺茫如此。上午排练朗诵，他们的计策是

偷着用本子里抄的几句话，把我尚好使的耳朵

一轮轰倒在地。然而，有人忘了，时光细沙般难捉握

却是最绵软的隔音器。下午排练歌曲，我突然

有些困惑。因为，我分明看见，他们稚嫩的歌声

越是明亮，窗外大黑松虬结的枝干

便越是晦暗。甚至即便一切灿烂扔进时间

终究晦暗，他们的歌声也明亮得足以瞬间

刺穿人生的所有迟钝。没错，到现在，

就是此刻，离闭营还有一天的你，

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的

结局。一如他们十一二岁的歌声中

最美的明亮，早已超越了

所有的结局。

2020.1.24